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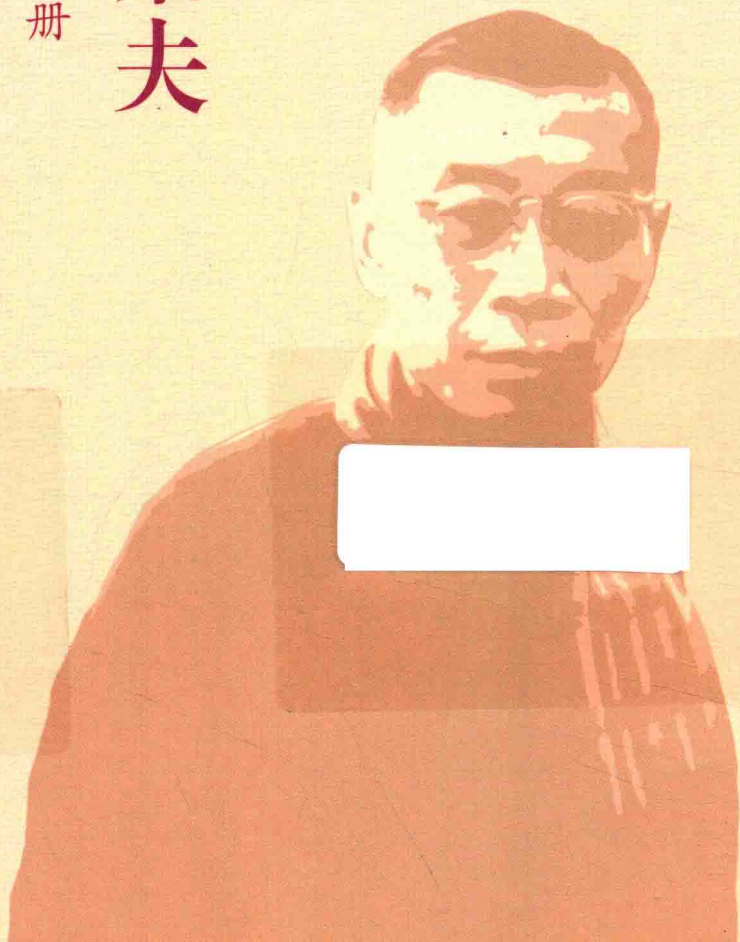
傅雷作品集

〔法〕罗曼·罗兰 著

傅雷 译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第一册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3643/1

傅雷
作品集


〔法〕罗曼·罗兰 著

傅雷 译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第一册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傅雷作品集·约翰·克利斯朵夫/(法)罗曼·罗兰
著;傅雷译.--沈阳:万卷出版公司,2018.8

ISBN 978-7-5470-4836-8

I.①傅… II.①罗… ②傅… III.①傅雷(1908-
1966)—文集 IV.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3639号

傅雷作品集(约翰·克利斯朵夫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发行: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110003)

联系电话:024-23284090/010-88019650

传 真:010-88019682

E-mail:fushichuanmei@mail.lnpgc.com.cn

印 刷 者:清苑县永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170mm×240mm

字 数:1344千字

印 张:101.25

出版时间:2018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: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尹 岩

责任校对:王洪强

装帧设计:格林文化

责任印制:高春雨

如有质量问题,请速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:010-88019750

ISBN 978-7-5470-4836-8

定价:198.00元(全四册)

出版说明

傅雷，我国著名翻译家、作家、教育家、文艺批评家，数十年笔耕生涯，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艺作品，半个世纪以来始终深受读者欢迎。傅雷在文学、音乐、美术理论、美学批评等领域的颇多建树，至今依然是学界的不刊之论。本次出版的《傅雷作品集》共分十九卷，涵括翻译著作、文艺批评、文学创作、时评专论等诸多领域。编者简化体例、精修版式、审慎编校，希望为读者奉献一套质量上乘的作品集。

在编选中，鉴于傅雷作品多创作于20世纪30~50年代，编者根据现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，酌情进行了修订。如：标点符号方面，统改了部分文本中顿号和逗号混用的情况。文字方面，将表示相似的“象”，统改为“像”；表示发现意义的“见”，统改为“现”；用作结构助词的“底”，统改为“的”。对于其他不影响文本理解的非规范文字使用情况，则采取了较宽松的处理方式，以免破坏傅雷个人的文本特色。此次编选还对某些文本做了有益补充。如《英国绘画·译名对照表》中，傅雷对当时健在的英国画家仅标注了生年，修订中即为此类画家补充了卒年。

由于编者学识有限，难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，望方家不吝赐教，望读者理解和支持。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第一册 黎明——清晨——少年

目 录

献词 / 1

译者献辞 / 2

原序 / 3

卷一·黎明 / 6

第一部 / 7

第二部 / 33

第三部 / 75

卷二·清晨 / 111

第一部 约翰·米希尔之死 / 112

第二部 奥多 / 144

第三部 弥娜 / 168

卷三·少年 / 215

第一部 于莱之家 / 216

第二部 萨皮纳 / 261

第三部 阿达 / 311

献 词

献 给

各国的受苦、奋斗，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。

罗曼·罗兰

译者献辞

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，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。
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，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。

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，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；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，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。
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不是一部小说，——应当说：不止是一部小说，而是人类一部伟大的史诗。它所描绘歌咏的不是人类在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艰险，不是征服外界而是征服内界的战迹。它是千万生灵的一面镜子，是古今中外英雄圣哲的一部历险记，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。愿读者以虔敬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罢！

战士啊，当你知道世界上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时，你定会减少痛楚，而你的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了罢！

傅雷

一九三九年一月

原 序

我们印行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这个定本^①的时候，决定采取另外一种分册的方法。以前单行的十卷，实际是归纳为三大部分的：

一、约翰·克利斯朵夫

1. 黎明
2. 清晨
3. 少年
4. 反抗

二、约翰·克利斯朵夫在巴黎

1. 节场
2. 安多纳德
3. 户内

① 译者按：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最初陆续于《半月刊》上发表，以后又出十卷本的单行本，又合成三册本与五册本两种版本。此四册本版本，作者称之为定本(édition définitive)。

三、旅程的终途

1. 女朋友们
2. 燃烧的荆棘
3. 复旦

现在我们不以故事为程序而以感情为程序，不以逻辑的、外在的因素为先后，而以艺术的、内在的因素为先后，以气氛与调性（tonalité）来做结合作品的原则。

这样，整个作品就改分为四册，相当于交响乐的四个乐章：

第一册包括克利斯朵夫少年时代的生活（黎明，清晨，少年），描写他的感官与感情的觉醒，在家庭与故乡那个小天地中的生活，——直到经过一个考验为止，在那个考验中他受了重大的创伤，可是对自己的使命突然得到了启示，知道英勇的受难与战斗便是他的命运。

第二册（反抗，节场）所写的，是克利斯朵夫像年轻的西葛弗烈特^①一样，天真、专横、过激，横冲直撞的去征讨当时的社会的与艺术的谎言，挥舞着唐·吉河德式的长矛，去攻击骡夫、小吏、磨坊的风轮和德法两国的节场。这些都可以归在反抗这个总题目之下。

第三册（安多纳德，户内，女朋友们）和上一册的热情与憎恨成为对比，是一片温和恬静的气氛，咏叹友谊与纯洁的爱情的悲歌。

第四册（燃烧的荆棘，复旦）写的是生命中途的大难关，是“怀疑”与破坏性极强的“情欲”的狂飙，是内心的疾风暴雨，差不多一切都要被摧毁了，但结果仍趋于清明高远之境，透出另一世界的黎明的曙光。

在《半月刊》上初发表的时候（一九〇四年二月——一九一二年十月），每卷卷尾都附有两句拉丁文铭文，那是刻在莪特式大教堂的正堂门口圣·克

① 华葛耐歌剧中的主人翁西葛弗烈特，为华葛耐创造的理想人物，为旧时代（华葛耐说是黄金统治的时代，即资本主义时代）崩溃后的新人物。罗曼·罗兰创造的克利斯朵夫亦是一种理想的未来世界的人物，但他的活动是在艺术方面。

利斯朵夫像的座下的：

当你见到克利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
是你将死而不死于恶死之日。

作者借用这两句，表示他私心愿望约翰·克利斯朵夫对于读者所发生的作用，能够和对于作者发生的作用一样：就是说，在人生的考验中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。

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；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，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。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。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，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，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，使大家能不顾一切的去生活，去爱！

罗曼·罗兰

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，巴黎

卷一·黎明

在平旦之前的黎明时分，
当你的灵魂在身内酣睡的时间……

《神曲·炼狱》第九

第一部

濛濛晓雾初开

皓皓旭日方升……

《神曲·炼狱》第十七

江声浩荡，自屋后上升。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。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。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。室内有股闷热之气。

初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。老人进来虽然把木靴脱在门外，走路的时候地板还是格格的响：孩子哼啊啼的哭了。母亲从床上探出身子抚慰他；祖父摸索着点起灯来，免得孩子在黑夜里害怕。灯光照出老约翰·米希尔红红的脸，粗硬的白须，忧郁易怒的表情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走近摇篮，外套发出股潮气，脚下拖着双大蓝布鞋。鲁意莎做着手势叫他不要走近。她的淡黄头发差不多像白的；绵羊般和善的脸都打皱了，颇有些雀斑；没有血色的厚嘴唇不大容易合拢，笑起来非常胆怯；眼睛很蓝，迷迷惘惘的，眼珠只有极小的一点，可是挺温柔——她不胜怜爱的瞅着孩子。

孩子醒过来，哭了。惊慌的眼睛在那儿乱转。多可怕啊！无边的黑暗，剧烈的灯光，浑沌初凿的头脑里的幻觉，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、蠕动不已的黑夜，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中，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透出来的尖锐的刺激、痛苦和幽灵——使他莫名其妙的那些巨大的脸正对着他，眼睛瞪着他，直透到他心里去……他没有气力叫喊，吓得不能动弹，睁着眼睛，张着嘴，只在喉咙里喘气。带点虚肿的大胖脸扭做一堆，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；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，暗红的，还有些黄黄的斑点。

“天哪！他多丑！”老人语气很肯定的说。

他把灯放在了桌上。

鲁意莎撅着嘴，好似挨了骂的小姑娘，约翰·米希尔觑着她笑道：“你

总不成要我说他好看吧？说了你也不会信。得了吧，这又不是你的错，小娃娃都是这样的。”

孩子迷迷忽忽的，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楞住了，这时才醒过来，哭了。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抚慰的意味，鼓励他诉苦。她把手臂伸过去，对老人说道：“递给我罢。”

老人照例先发一套议论：“孩子哭就不该迁就。得让他叫去。”

可是他仍旧走过来，抱起婴儿，嘀咕着：“从来没见过这么难看的。”

鲁意莎双手滚热，接过孩子搂在怀里。她瞅着他，又惭愧又欢喜的笑了笑：

“哦，我的小乖乖，你多难看，多难看，我多疼你！”

约翰·米希尔回到壁炉前面，沉着脸拨了拨火；可是郁闷的脸上透着点笑意：

“好媳妇，得了吧，别难过了，他还会变呢。反正丑也没关系。我们只希望他一件事，就是做个好人。”

婴儿与温暖的母体接触之下，立刻安静了，只忙着唧唧呱呱的吃奶。约翰·米希尔在椅上微微一仰，又张大其辞的说了一遍：

“做个正人君子才是最美的事。”

他停了一会，想着要不要把这意思再申说一番；但他再也找不到话，于是静默了半晌，又很生气的问：“怎么你丈夫还不回来？”

“我想他在戏院里吧，”鲁意莎怯生生的回答。“他要参加预奏会。”

“戏院的门都关了，我才走过。他又扯谎了。”

“噢，别老是埋怨他！也许我听错了。他大概在学生家里上课吧。”

“那也该回来啦，”老人不高兴的说。

他踌躇了一会，很不好意思的放低了声音：

“是不是他又？……”

“噢，没有，父亲，他没有，”鲁意莎抢着回答。

老人瞅着她，她把眼睛躲开了。

“哼，你骗我。”

她悄悄的哭了。

“哎唷，天哪！”老人一边嚷一边往壁炉上踢了一脚。拨火棒大声掉在地下，把母子俩都吓了一跳。

“父亲，得了吧，”鲁意莎说，“他要哭了。”

婴儿楞了一楞，不知道还是哭好还是照常吃奶好；可是不能又哭又吃奶，他也就吃奶了。

约翰·米希尔沉着嗓子，气冲冲的接着说：“我犯了什么天条，生下这个酒鬼的儿子？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，真是够受了！……可是你，你，你难道不能阻止他么？该死！这是你的本分啊。要是你能把他留在家里的话！……”

鲁意莎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别埋怨我了，我已经这么伤心！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。你真不知道我独自个儿在家的时候多害怕！好像老听见他上楼的脚步声。我等着他开门，心里想着：天哪！不知他又是什么模样了？……想到这个我就难过死了。”

她抽抽噎噎的在那儿哆嗦。老人看着慌了，走过来把抖散的被单给擦在她抽搐不已的肩膀上，用他的大手摩着她的头：“得啦，得啦，别怕，有我在这儿呢。”

为了孩子，她静下来勉强笑着：“我不该限您说那个话的。”

老人望着她，摇了摇头：“可怜的小媳妇，是我难为了你。”

“那只能怪我。他不该取我的。他一定在那里后悔呢。”

“后悔什么？”

“您明白得很。当初您自己也因为我嫁了他很生气。”

“别多说啦。那也是事实。当时我的确有点伤心。像他这样一个男子——我这么说可不是怪你，——很有教养，又是优秀的音乐家，真正的艺术家，很可以攀一门体面的亲事，用不着追求像你这样一无所有的人，既不门当

户对，也不是音乐界中的人。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多年来就没娶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！——可是你很知道我并没恨你；赶到认识了你，我就喜欢你。而且事情一经决定，也不用再翻什么旧账，只要老老实实的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。”

他回头坐下，停了一会，庄严的补上一句，像他平常说什么格言的时候一样：

“人生第一要尽本分。”

他等对方提异议，往壁炉里吐了一口痰；母子俩都没有什么表示，他想继续说下去，——却又咽住了。

他们不再说话了。约翰·米希尔坐在壁炉旁边，鲁意莎坐在床上，都在那里黯然神往。老人嘴里是这么说，心里还想着儿子的婚事非常懊丧。鲁意莎也想着这件事，埋怨自己，虽然她没有什么可埋怨的。

她从前是个帮佣的，嫁给约翰·米希尔的儿子曼希沃·克拉夫脱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她自己尤其想不到。克拉夫脱家虽没有什么财产，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莱茵流域的小城中是很受尊敬的。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，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，所有的音乐家都知道他们。曼希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；约翰·米希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。老人为曼希沃的婚事大受打击；他原来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，想要他成为一个他自己没有能做到的名人。不料儿子一时糊涂，把他的雄心给毁了。他先是大发雷霆，把曼希沃与鲁意莎咒骂了一顿。但他骨子里是个好人，所以在认清媳妇的品性以后就原谅了她，甚至还对她有些慈父的温情，虽然这温情常常用嘀咕的方式表现。

没有人懂得曼希沃怎么会攀这样一门亲的，——曼希沃自己更莫名其妙。那当然不是为了鲁意莎长得俏。她身上没有一点儿迷人的地方：个子矮小，没有血色，身体又娇，跟曼希沃和约翰·米希尔一比真是好古怪的对照，他们俩都是又高又大，脸色鲜红的巨人，孔武有力，健饭豪饮，喜